

# 荣耀照亮征途

■王 龙

呼：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“誓死保卫苏维埃！”“完成苏维埃给我们的光荣任务！”

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、总政委周恩来检阅部队。战旗猎猎，步履铿锵，红军将士视死如归的气概令人震撼。

全体官兵跟着朱德总司令齐声庄严宣誓：“我们是工农的儿子，自愿来当红军，完成苏维埃给我们的光荣任务，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！”铿锵有力的《中国工农红军誓词》，显示出红军战士高涨的革命热情和保卫苏区的坚定决心。

宣誓完毕后，现场紧接着举行了隆重的奖章颁发典礼。为了表彰红军中英勇善战的指战员和反“围剿”作战中的有功人员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设立“红星奖章”。“红星奖章”是当时人民军队最高级别的奖章，共设三个等级，分别用金、银、铜制作，以体现荣誉的珍贵性和权威性。中革军委决定，授予周恩来、朱德、彭德怀等人一等“八一”红星奖章；授予王稼祥、刘伯承、聂荣臻等人二等“八一”红星奖章；授予兴国模范师创始人师长钟元洪、政治委员谢远松、红军无线电新闻台创始人王震等数十人三等“八一”红星奖章。

当时，红军的物质条件极其匮乏，受阅官兵身着补丁军装，脚穿草鞋，但他们高举军旗，手持缴获国民党军的各种枪支，雄赳赳气昂昂地接受总司令和各种政治委员的检阅。“红星奖章”的颁授，给广大红军指战员巨大的激励。这场危急时刻举行的阅兵活动，彰显了人民军队对党的赤胆忠心 and 血战强敌的坚定意志。

红军官兵昂扬的精神面貌，给苏区军民以极大的鼓舞。一位叫朱华的红军记者在《阅兵场的速写》一文中，对人民军队的未来充满憧憬，他写道：“不久的将来要检阅我们工农自己的海陆空军，正像今日，雄健脚步，踏着号声的节奏……那个时候，在革命历史上写着我们光辉功绩。”

今天，回望这次“八一”纪念活动，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在那筚路蓝缕的初创时期，人民军队就十分重视军功荣誉表彰的教育激励作用。这第一枚以中革军委名义颁发的“红星奖章”，既是授予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，也为我军功勋荣誉表彰的创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为战而奖，以奖励战的血脉基因，从此深深地贯注于人民军队的军功荣誉表彰工作中。

## 二

就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将士举行首次阅兵的几个月前，1933年3月23日，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接到了一枚辗转送达的勋章。

1931年11月7日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，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，这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最高荣誉章——红旗勋章，授给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、方志敏等8人，嘉奖他们为苏维埃政权英勇奋斗而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功绩。这枚“红旗勋章”，是我党颁发的首枚最高级别的勋章，也是人民政权徽章褒奖制度之始。

然而由于战事紧张，联系困难，直到两年多后，远在闽浙赣苏区的方志敏才接到了这枚勋章。在这场迟到的授勋仪式上，方志敏佩戴上红旗勋章，心情十分激动，他在致答谢词时说：“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授给我的勋章，不仅是奖励我个人，而且是奖励全省工农群众与红色战士的光荣战争。”他最后表示：“我接受勋章以后更加坚决的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，与帝国主义国民党、与一切反革命派作坚决的斗争……”

“朋友，我相信，到那时，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，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，欢歌将代替了悲叹，笑脸将代替了哭脸，富裕将代替了贫穷……”今天，当我们重读方志敏这篇《可爱的中国》，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，因为这枚珍贵的勋章而更加熠熠生辉。

## 三

同样是这枚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颁发的“红旗勋章”，它的另外两位获得者董振堂、赵博生的故事则十分悲壮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，中华民族陷入危难之中，1931年12月14日，出于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强烈不满，国民党军第26路军17000余人携带2万余件武器装备，在共产党员、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、旅长董振堂和李振同等领导下，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，起义部队加入红军，成立红军第五军团。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成功的、重要的武装起义。宁都起义打击了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方针，增强了红军力量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忱，对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起了重要作用。

为表彰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董振堂、赵博生，中革军委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决定，于1932年12月4日发布通令：“给予领导宁都的董振堂、赵博生两同志以全苏大会所制定最高荣誉的红旗勋章……给参加宁都的千干部以革命书籍多种，给参加宁都的红军军团全体战士以其他的慰勉与奖励……”

## 如你所愿

■王 皓

清晨，露水裹挟着泥土的芬芳，天空点缀着繁星的光芒。巴丹吉林沙漠中的一声长哨，打破夜的静寂。你曾说，从不舍的甜梦里醒来，是期待着初升的太阳。

阳光穿过胡杨伟岸的身躯，坚实的臂膀，落在你目光坚毅的脸庞上。那挺拔的身姿似乎也在诉说着顽强的坚守。祁连山北，弱水河旁，那飘扬的军

## 情感兵站

眺望，军人的情感故乡

俗话说：“少年夫妻老来伴”。我与胡月霞结婚整整40周年了，已经进入了老来伴的阶段。

就在前些天，老伴突然对我说想去拍个婚纱照。我不由一愣，问她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想法。

她说，当年我这根“铁梅辫”你说挺好的，这几年，头发掉得非常厉害，再掉下去，就扎不成辫子了。我想趁咱们结婚40周年的机会拍个婚纱照留作纪念，以后辫子没有了，只要看到婚纱照就能唤起我们一路走来美好的回忆。老伴的话说得我心头一热。

我和老伴是经人介绍相识的。那时她是我的家乡赣中小城一家工厂的团支委书记，我是豫南陆军某师政治部干事。两人第一次见面，我一眼看到她那条粗粗长长的辫子，有点像当时家喻户晓的《红灯记》里铁梅式的辫子，就说了句你这条辫子挺有特点，挺好的。没想到就这一句话，老伴一直以来都在努力打理、维护辫子原来的模样。

##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新疆是国内距离海洋最远的内陆地区，但我在新疆当兵的日子里却看到过另一种海——瀚海。

到新疆当兵前，我对大海的印象是从电影和报刊杂志上获得的，是从想象中获得的。

作为军人的我，要经常到戈壁沙漠训练和执行任务。新疆的戈壁留给我的印象是一望无际的敞亮，就像我想象中的海洋那样浩瀚。每天可以清晰地看到太阳从地平线的东边升起，又从西边滑下，只不过海面不是深蓝色的，而是青灰色和赤褐色的。这海也有风暴和浪涛，只是浪涛的颜色有些浑浊，吹进嘴里的风没有腥咸味，只有砂子的干涩和磨牙。我们出海也乘船，不过这船上没有风帆，而是4个轱辘的北京吉普；我们是瀚海里的一群“水兵”——穿着绿色军装而不是海魂衫。

我在瀚海。夏天，当太阳钉在中天的时候，这儿是死的，连风也不呼吸；冬天，暴风雪过后的清晨，这儿是凝固的，每一棵草都变成了雕塑。我曾怀疑这儿的时间空间停止了运动——那沙漠，那荒原，永远是一派苍凉。我在瀚海参加训练时，曾遇见一支石油勘探队，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工程师告诉我，在好多万年前，这里是一片大海，海中有鲸鱼，还有水藻。他拿出一块石头：“喏，这个化石就是一种海里的生物。一次巨大的造山运动后，海水干涸了，留下来沙子和石头。海中的生命，变成了我们需要的石油。”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员借机说道：“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训练、保卫这个荒凉地方的意义所在。”之前，我曾经憎恶、诅咒过这片海，还因为它哭过鼻子：那是漠风第一次揭走头上军帽时，那是寒流第一次冻肿鼻子尖时，那是镜子里看到“白面书生”变作“黑脸包公”时……我是多么地想念四月家乡武汉长江边上的柔风呵！

不要以为瀚海的生活只有苦，也有惬意的时候。星期天，我们常常和老乡或好友相聚在一起，折两枝成熟的沙枣，背一挎包的书籍或录音带，从集镇小卖部捎回午餐肉和鱼肉罐头以及“新疆啤酒”，去到一座僻静的沙山背后，边听着音乐，边享受野餐的美味。有的战友则在沙地上研究函数方程，分析电子在磁场中的受力，或者默写化学分子式。而我捧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文学杂志，读着王蒙、冯骥才、舒婷、周涛等人的小说和诗歌，幻想着有一天自己写的东西也能变成科幻书。累了，拾一些枯草升起火，取出早饭时剩下的馒头，烤它个四面焦黄。再用牙咬开啤酒瓶盖，冒着泡沫的绿色刷牙缸碰在了一起。我将白色泡沫和淡棕色的略带苦味的流质一同饮下，咬一口馍，再拾两枚沙枣扔进嘴里，吼出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“醉卧沙场君莫笑”……

提干后，我被部队安排做宣传工作。一次，部队组织官兵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进行沙漠野战生存能力训练，我作为新闻干事，陪同记者到现场拍摄。我们从越野车下来，感到脚仿佛踏在了烧红的铁板上，我的头上像顶着一个火炉。我认识的营文教员迎了上来。见他大热天还穿着长袖衣服，记者问：“这么热，怎么还穿得这么严实？”他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汗：“这里有一段黑土地咬人。”一旁的吴营长解释道：“因为土里含硝、碱的成分较多，挨着人的皮肤马上就会起红疙瘩。”说着，他带我们来到营指挥排阵地。几名战士正捂着鼻子，排长报告说：“气温太高，全排同志都流了鼻血。”“那你们是怎么防止流鼻血的呢？”“嘿，我们琢磨

# 比瀚海更辽阔

■尹 广

出了个土办法，人躺在沙坑里，不断地用凉沙子搓脖子。”摄影记者想记录下这些动人的情景，可摄像机却因气温太高而自动“罢工”。他连呼遗憾。我一看帐篷内挂的温度表直指摄氏52度，而外面的地表温度高达73度。随行的一位女记者口渴了，拧开别人递过来的军用水壶。“哎呀，好烫！”说着，她把一口水吐了出来。递水的战士不好意思地解释：“早上我装进去的是凉开水。”

夜幕降临，乔旅长给我们一行人腾出了最好的住地——帐篷里的地铺。气温渐渐降低。远处传来几声嚎叫。“这是狼嚎。”吴营长说。“沙漠里还有狼？”“有，沙漠里的狼，因为缺水缺吃的，比别的地方的狼更凶。刚进驻那天，还来我们这儿做客了呢。”一位老兵告诉我们，进驻沙漠的那晚，一个战士半夜上厕所，猛然发现周围有几只绿眼睛在闪动，揉揉眼仔细一瞅，是狼！他抽出信号枪，“当，当，当”朝天连放3枪。红色信号划破了夜空，战士们后面追喊，一直追到狼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从此，狼不敢靠近，只在远处干嚎。为了防范狼的侵犯，每班派一人轮流放哨，并负责给篝火添柴。

我随记者对不少官兵进行了采访。当问及他们身处沙漠深处，面对难以想象的艰苦、煎熬和寂寞，为何能以苦为乐时，我发现他们深知这片沙漠是国土的组成部分，表面的贫瘠下面蕴藏着巨大的资源。他们平静地说：“我们必须熟悉它、适应它，才能保护它……”

沙丘上搁着一轮彤红的夕阳。一行大雁从夕阳的晕圈里掠过。一队骆驼在起伏的丘峦间跋涉。一群披着金边的人的剪影，真实而浪漫地活动在桔红的天幕上。

那一幕又让我想到海，同时我也更深刻地明白了，比天空和海洋更辽阔的永远是人的胸怀。

奋敬业，与同事友好相处，得到了所在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。

而今，老伴想通过拍婚纱照留下辫子的模样，看到照片就能唤起过去的美好回忆，这确实是件有意思的事。于是，我对老伴说：“你想到了，我又不是做不到，听你的，咱们去拍婚纱照吧。”老伴高兴得把身后的辫子拉到胸前，摆了一个铁梅副照里的造型，把我逗笑了。虽然无情的岁月已让老伴没有了年轻时青春靓丽的容貌，但在我看来，她与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。

儿子儿媳听后都很支持，儿媳还主动联系了一家专门拍婚纱照的照相馆。那天一大早，老伴按预约自己驾车去照相馆化妆，之后打电话让我过去。这家照相馆主要是为青年男女拍婚纱照的，老夫老妻拍这样的照片很少。恰巧照相馆的老板曾当过兵，他自告奋勇为我们照相。整个拍摄过程很顺利，老伴看了相机里的照片挺满意，当着照相馆众多人的面对我说：“老头，谢谢你。”我本想说，老伴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来，因为我的脑海里突然涌现出一句老话，夸人莫夸妻。但从老伴那开心的神情里，我知道她已经听到了我的心声。



迎接春天(中国画)

苏高宇作



长征

第5395期